

# 灼灼桃花红 十里醉春风

3月17日~19日,郾城区龙城镇第26届中原桃花节举行。桃红柳绿的春日胜景中,桃花常常被视为踏青赏花的序曲。关于桃花的历史文化始终耐人品寻。正如苏轼笔下所描写的“争开不待叶”,古人向来喜欢用桃花象征春天,不仅如此,桃花也常常被用作对爱情的象征,或用来表达对生活的向往。

## 赏花赏出宰相来

与唐人轰轰烈烈的赏花风格不同,宋人决定将赏花这件事作为春日里随处可见的日常。从庭院美化到家居布置,甚至是穿衣打扮、宴饮餐设,处处都要赏花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载:“都城人出郊……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,或园圃之间,罗列杯盘,互相劝酬……抵暮而归……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,四垂遮映。”你看,就连出去踏青赏花坐的轿子,宋人也要用杨柳枝、野花装饰一番。

此外,宋代人每到花期,就会在街头巷陌搭起帐子,摆上花卉,然后喝茶唱歌:“花时,自太守而下,往往即花盛处张饮,帘幕车马,歌吹相属。”往往这个赏花活动要持续到整个花期结束为止。在花开时节,许多私家园林也会对外开放,路过的游客都可以进去赏花,或者参加园林主人举动的宴会。这些皆被记载于花谱中,许多有关于赏花的诗文也是在这样的交游中产生。

宋代春日里最受欢迎的花当属芍药。据载,当时的山东密州、河南陈州等地都举办过芍药花会,一时间风靡全国。苏东坡在《玉盘盂》诗序有云:“东武旧俗,每岁四月,大会于南禅、资福两寺,以芍药供佛。”据说当时的芍药花会,聚花多达7000余朵,场面堪称是繁丽丰硕,令人震撼。

芍药花在宋代如此受欢迎,还与一个故事有关。据载,韩琦任扬州知州时,官署后园有一枝芍药分了4个枝杈,每杈各开一朵花,上下红,中间有一圈黄蕊,这样的芍药被称为“金缠腰”(后又称金带围)。当时民间流行一个传说:只要出现这种花,城内就要出宰相。韩琦觉得这个说法很诡异,带着试试看的心里,约上另外三位朝官一起赏花,以应四花之瑞。当时王珪以大理评事为扬州通判,王安石以大理评事任淮南判官,这两人都在扬州,韩琦就把他们请过来了。花有四朵,韩琦就以州铃辖诸司使充数。谁知到了第二天,铃辖使腹泻不能来,韩琦就临时拉了一位路过扬州的朝官陈升之(一说是吕公著)来参加赏花会。

当这四个人凑齐后,韩琦把这四朵花摘了下来,他说道:“近日芍药赏花会,就我们四个美男子,来,每人都簪一朵!”三十年后,这4个簪花的男子都当上了宰相。  
据《扬子晚报》

## 古人的赏花经济

赏花这项乐事,除了日常娱乐、陶冶情操以外,还能拉动经济,也就是所谓的“赏花经济”。

早在唐代,花卉的栽培就已形成一定的规模,出现专业种植花卉的花农以及销售花卉的花贩。唐代许多花农与花贩都因为时人爱赏花发了家,但要说起会赚钱,还得看宋代的商人。

赏花总得有地方去吧?自家的、朋友家的、亲戚家的花园看腻了,古人就搞起了“花园观光”。一些花户在卖花的同时,还把自家的园林给围起来,当作花园供游客参观。当然,还会适当收点“门票”。欧阳修曾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提到,魏家的牡丹园即是如此,园中种满了珍稀品种的花卉,想来赏花就得“买门票”。为了防止游客强行闯入,还在花园外修了一个大水池。每人收十几文,“魏氏日收十数缗”,换算下来,差不多是50人一个月的伙食费。这可真是太赚钱了!

除了花园观光外,宋代人还搞起了花会活动。据载,宋代洛阳有牡丹“万花会”,扬州有芍药“万花会”。整个场面看起来十分热闹,“以花为屏障,至梁柱柱拱,以筒储水,簪花钉挂,举目皆花”。

当然,除了这种大型的赏花活动外,古人小范围郊游赏花同样也需要消费,尤其是去一些“小众赏花景点”,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得解决。清代沈复曾在《浮生六记》中提到,有一次他们要出门赏花,但又不愿意在漫山遍野的花丛中啃干粮,于是就请了一个卖馄饨的挑着炊具跟他们一起出行。如此一来,赏花的赏花,卖馄饨的卖馄饨,各取所需,两全其美。

此外,古人还会在赏花时买一些与花卉相关的物品,如,一时兴起买几枝鲜切花簪在头上,或是买绣有花卉的扇子、手帕,还有以当季鲜花制作的胭脂、花露等。一些酒楼餐馆,还会出现以花饌为主的餐饮,古人不仅赏了花,甚至将花吃了下去,处处皆是围绕着赏花出现的商机。

春日里赏花,古人极尽浪漫,归根到底是他们对生活非常热爱。作为现代人,我们也要拥抱春日,不辜负大好春光。  
据《扬子晚报》

### 桃之故乡 泱泱悠长

先秦《诗经·周南·桃夭》里有一句脍炙人口的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诗篇贺的是新婚、描绘的是新娘,而用来映衬这喜庆场景的,便是绚丽的桃花。

桃花是中国传统园林花木,属蔷薇科,花单生,且先生于叶,每每天色仍春寒料峭时,光秃秃的桃树枝上却已呈苞苞怒放之势。《吕氏春秋》、《礼记·月令》中都记载着“仲之月桃始华”,古时候的春季常被分为孟春、仲春、季春,这里的“仲”约为公历三月。

桃树整体上分为果桃与花桃两类,在《礼记》中,桃与李、梅、杏、枣一同被列为祭祀神明的五果,而生活中常见的碧桃、寿星桃等都是典型的观赏类桃木,花型多为复瓣和重瓣,品种繁多,单是碧桃就分为白碧桃、红碧桃(即绛桃)、粉碧桃、花碧桃和洋碧桃等。秦观曾作一首《虞美人》来盛赞碧桃,称“碧桃天上栽和露,不是凡花数”。

作为桃树的故乡,中国栽培桃树的历史悠久。诗经的《国风·魏风·园有桃》中有“园有桃,其实之肴”之说;《大雅·抑》中也有“投我以桃,报之以李”,这便是“投桃报李”的由来。汉代上林苑的无数名果异树中就有十余种桃,正如唐代李峤在诗《桃》中写道:“还欣上林苑,千岁奉君王。”至唐宋年间,各地植桃更为普遍,例如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,便在庭院中栽种了许多桃树,并写下了“何处殷勤重回首,东坡桃李种新城”的诗句。

### 借桃花喻美好生活

若要追溯桃文化的起源,不得不联想到《山海经》中关于夸父追日的神话:“夸父追日,道渴而死,弃其杖,化为邓林。”其中的“邓林”即是指桃林。显然,在古时候的传说中,桃是“救命”的象征。

关于桃花的另一则著名传说就要数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了:“……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,渔人甚异之;复前行,欲穷其林。林尽水源,便得一山,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,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……”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成了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如王维的《桃源行》中就有“春来遍是桃花水,不辨仙源何处寻”的感叹。

也是因此,古人喜爱用桃花作为地理上的命名,如“桃花坞”“桃花庵”等。唐伯虎更是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桃花庵歌》:“桃花坞里桃花庵,桃花庵下桃花仙;桃花仙人种桃树,又摘桃花卖酒钱……”唐伯虎以桃花仙人自喻,用“老死花间酒”的生活方式去对比“鞠躬车马前”,暗含对平凡真实生活的歌咏。

不仅如此,桃花也有着辟邪的象征意义,如《齐民要术·种桃篇》中记载,“东方神桃九根,宜子孙,除凶祸”,汉代《风俗通义》记载,“腊除夕饰桃人……葵以卫凶”。可以说,古时候桃花既联系着百姓的安居乐业,也联系着太平盛世与国家兴衰。正如《尚书》记载,“周武王克商,归马于华山之阳,放牛于桃林之野”,这一周武王凯旋而归后和平景象的描述,正是用了桃花做衬,可见桃花对美好生活的特殊意义。  
据《北京晚报》

### 用桃花寄托爱情

古时候,在文人志士“修身治国齐天下”与“归隐田园寄情山水”的矛盾之间,桃花常常被用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再观着古人的自然观以及对人生哲学的思考。同时,桃花中也蕴含着古人对爱情的象征、慨叹、寄托。

刘禹锡曾作《竹枝词·山桃红花满上头》,感叹:“山桃红花满上头,蜀江春水拍山流。花红易衰似郎意,水流无限似侬愁。”元稹曾作《桃花》道:“桃花浅深处,似匀深浅妆。春风助肠断,吹落白衣裳。”白居易的《晚桃花》中则描写道:“一树红桃亚拂池,竹遮松荫晚开时。不因斜日无由见,不是闲人岂得知。寒地生材遭交易,贫家养女嫁常迟。春深欲落谁怜惜,白侍郎来折一枝。”

传说《钗头凤》就是陆游惋惜与唐婉的凄美感情而作,其中“桃花落,闲池阁。山盟虽在,锦书难托。莫、莫、莫!”等词句成了传世经典。而唐代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也是千古传诵之作,诗曰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相传,崔护在清明踏青时邂逅一貌美少女,二人互生情愫,崔护对少女念念不忘,但次年清明再去寻访少女时,少女却已病逝。此后“人面桃花”常被后世文人墨客用来感慨世事无常、刻骨铭心之事。

泱泱历史长河流经,桃花成为了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沉淀,构造出悠远而深厚的桃花文化。  
据《北京晚报》

## 诗词中的桃花

历代诗词中有着无数咏桃花的佳作。王维在《辋川别业》中吟:“雨中草色绿堪染,水上桃花红欲然。”杜甫在《江畔独步寻花》中赞美:“桃花一簇开无主,可爱深红映浅红。”苏轼的《送别诗》里描写:“鸭头春水浓如染,水面桃花弄春脸。”李弥逊的《诉衷情》则咏叹:“小桃初破两三花,深浅散余霞。”

古人不仅喜爱在诗词歌赋中描摹桃花的自然物象,还常常通过它来抒情表意,于是,桃花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,渐渐成为别具一格的文学意象,被赋予了独特的象征意义。其中,最常被说到的意象之一,便是“春”的象征。

先秦时期的《吕氏春秋·仲春季》中记载:“仲春之月,始雨水,桃李华,仓庚鸣。”桃生长于冬末早春之时,常常被视为是春日里最早盛放的花色,正如苏轼所作的《桃花》中的描绘:“争开不待叶,密欲欲无条。傍沼人窥监,惊鱼水溅桥。”

古代文人在描摹春景铺陈春光时,最是喜欢以桃花落笔。陆游的《泛舟观桃花》便是以花和酒答谢春日,诗曰:“桃源只在镜湖中,影落清波十里红。自别西川海棠后,初将烂醉答春风。”唐代诗人吴融在《桃花》中曰:“满树和娇烂漫红,万枝丹彩灼春融,渲染出极其灿烂的融融春色。王维的《春园即事》里吟曰:“开畦分白水,间柳发红桃。”杜甫的《风雨看舟前落花·戏为新句》中描写:“江上人家桃树枝,春寒细雨出疏篱。”又如宋代诗人黄升的《重叠金·除日立春》中也写道:“一笑绕花身,小桃先报春”,而陈亮《采桑子》亦云:“桃花已作东风笑,小蕊嫣然,春色喧妍。”

总体来说,古时候桃花既得帝王贵胄的偏爱,也是点缀寻常百姓家的胜景。如唐太宗李世民曾作《咏桃》,称:“禁苑春晖丽,花蹊绮树妆。缀条深浅色,点露参差光。向日分千笑,迎风共一香。如何仙岭侧,独秀隐遥芳。”元稹的《南家桃》中则写道:“南家桃树深红色,日照露光看不得。”描述了一番最为朴实又惬意的景色。

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,桃花象征着春,也象征着生机盎然。显然,桃花文化中包含着对自然与生命的崇敬。  
据《北京晚报》

## 赏桃花 品佳酿



宋代《桃花山鸟图》

桃花不仅有很高的观赏价值,还被制成桃花糕、桃花丸、桃花茶等食品,具有疏通经络、滋润皮肤等药用价值。汉朝末年的《名医别录》记载着桃花“味苦、平、主除水气、利大小便,下三虫”。古人对其美容价值的认识很是久远,古代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就提到桃花具有“令人好颜色”的功效,唐代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中也记载着“桃花三株,空腹饮用,细腰身”。唐宋至五代初期的农书《四时纂要》中提到:“是月三日,取桃花片收之,至七月七日,取乌鸡血和,涂面及身,光白如玉。”

正因桃花的药用价值极佳,古时人们喜用鲜桃花入酒,制成佳酿,形成了“吃桃花酒”这一历史悠久的习俗。关于桃花酿的典籍记载甚多,例如《千金要方》提及了两种酿制桃花酒的方法,一是“以酒渍桃花服之,好颜色,治百病”;二是“三月三日收桃花,取一斗一升,并华水三斗,曲六升,米六斗炊之,一时酿熟,去糟,酒服一升,日三服”,称其可治腰脊苦痛。又如明代《普济方》和清代《寿世秘典》等都有称“采桃花浸酒饮之,除百病,益颜色”。

古时,也不乏有文人墨客将对桃花酒的情怀注入到诗词之中。唐贞元年间羊士谔就曾作诗云:“萋萋麦陇杏花风,好是行春野望中。日暮不辞停五马,鸳鸯飞去绿江空。忘怀不使海鸥疑,水映桃花酒满卮。亭上一声歌白苧,野人归棹亦行迟。”  
据《北京晚报》

## 赏花习俗知多少

春回大地,百花将放之时,到生机蓬勃的大自然中踏青赏花,不仅是现在的人们喜欢这么做,讲究情趣的古人更不会错过这浪漫美好的活动,那么古人有哪些赏花的习俗呢?

### 应时而赏

古人雅致,把花期和节气联系起来,自农历小寒至谷雨分为二十四候,每候应一种花信。据清代《广群芳谱》记载:“惊蛰一候桃花,二候杏花,三候蔷薇;春风一候海棠,二候梨花,三候木兰……”哪个花信赏哪种花,十分讲究。

### 铺席围坐

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,唐时京城长安,每逢春天,仕女即联袂郊游踏青,路上遇到好花,就在花前铺席藉草,围坐一圈,并插杆系索,解下身上的红裙递相垂挂,权当作野餐的帷幄。

### 赏花谈情

古人赏花时会在喜欢的花枝上挂上写满祝福的

花笺,祈求一年里花开得更加灿烂,自己的愿望能实现。后来,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民俗节日“花朝节”,意思是百花盛开的节日。节日里,青年男女可以漫步花丛中,赏花谈情。

### 以花为食

花不仅可以用来赏,还可以入食。以花为食的传统自古就有,鲜花可食之风更是盛行于唐代。后来还出现了《山家清供》《养余月全》等记述烹调鲜花的“花饌谱”。

### 赏花咏歌

赏花咏歌在唐代流行。人们以新编的曲子与脱俗的诗词对花吟咏,视觉与听觉都得到享受,相得益彰。

### 插花饮酒

插花饮酒源自唐代,一面饮醇香美酒,一面赏花乃能尽兴。饮酒赏花有着天人合一、物我两忘的效果。

### 对花焚香

插花焚香源自五代韩熙载,他认为“对花焚香,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:木犀宜龙胆、酸醪(蔷薇的一种)宜沉木、兰宜四绝,含笑宜麝,詹葡宜檀”,是为“五宜”。

### 琴与花配

琴是古代文人四艺之首,用以怡情养性。对花抚琴要琴与花配,文人花可配以七弦、阮咸等乐器,宫廷花则管弦交响,于清韵中领略个中美意。

### 赏花品茗

赏花品茗在宋代已流行。宋代将“插花、品茶、焚香、挂画”合称生活四艺。古书上常见插花品茗的画面,到了明代则更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。“花文化”源远流长,中国传统的赏趣味与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一脉相承,也给古人乃至我们今天的生活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和丰富的趣味。  
据新华网



当代李可染《春花灿如霞》